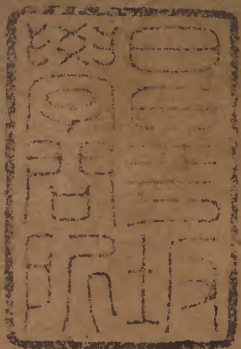


說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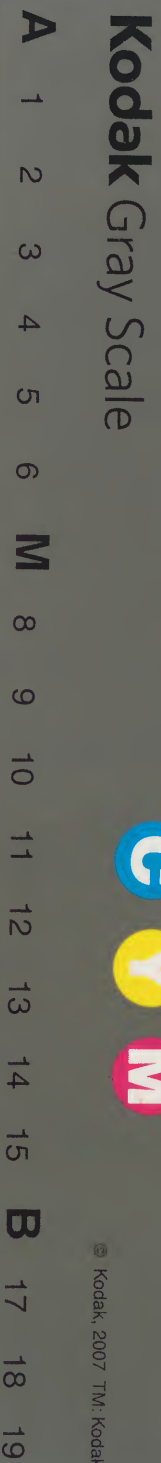
六之十



		九	漢
		三	書
	五	二	門
四	六	〇	類
冊	架	函	號

三	九	漢
六	三	書
四	二	門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23
冊數	4 (2)
函號	298 62







劉向說苑卷第六

復恩

淺草文庫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
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為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
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
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
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
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蟹
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蛭蛭巨虛也食得
甘草必齧以遺蛭蛭巨虛蛭蛭巨虛見人將來必負

蟹以走蟹非性之愛蟹蟹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
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蟹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
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况於士君子之
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
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刑賞者亦亂
之基也夫禍亂之原基由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
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
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
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

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
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
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
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
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
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
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
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
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

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
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
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
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
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
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
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
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
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黎

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
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
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
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沈璧而盟介子推
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
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為已力不亦誣乎
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效
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
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
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

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

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者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耶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爲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卽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

言苑卷六
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為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為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厨餘梁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為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為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為孝侯

言苑卷六
三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
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
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
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
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
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
福反也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
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
襄主將出豫讓偽爲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
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
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
讓也襄主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
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爲厲吞
炭爲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
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
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
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
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

言方卷之六
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樂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讐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

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而况為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為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為

言文卷六
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為晉將朔取成公姊為夫人大
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
而哭甚悲已而嘆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
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
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
至於晉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
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弒靈公盾雖不知猶為首
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
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
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

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
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
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
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
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
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疾問
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
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
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
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

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
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
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
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
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
矯以君令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
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
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
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
恩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
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
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
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
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
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
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
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
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
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

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壤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知伯命造舟爲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

衛人警戒知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澆耶得穀百車蟹堞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

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不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歆爲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爲參乘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歆以鞭扶織織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鼃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劉向說苑卷第七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櫛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理之榮而惡貪亂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

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力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隤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

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辯物智士可與辯無方聖人可與辯神明夫聖人之所以爲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衛靈公問於史鮒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

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鮒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
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鬪不當死
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矣故曰司
馬為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
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
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
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
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
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

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特牛生子而大賣之而
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
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
為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
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
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
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
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也况不
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

言苑卷一
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賑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

言苑卷十一
五
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媵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雕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為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

言苑卷一
六
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夏
殷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
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
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
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柰何
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
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
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
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
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
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
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
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
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
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
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外讎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
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
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

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
離散以為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
主以為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
節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
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
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
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飭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
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
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
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
姓變而立至又善為辭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
則否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
子斷之使公孫揮為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
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
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
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言考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
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柰何文侯曰子往
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
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辯博
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
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
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
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
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
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
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
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
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
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
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
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
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
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

言及卷一
九
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
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
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
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
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
堯舜繼矣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
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蔽塞譬如高山深淵
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
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
子子賤曰釣道柰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
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其不食
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
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
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
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
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吾自仕者未
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

言文卷二
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
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
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
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
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
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
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
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
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
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
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
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
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
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
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
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
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
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

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一作事君

子君子固有盜者耶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

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入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亡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

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汗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修竽瑟鐘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

言苑卷一
三
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復橐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橐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為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

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為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愾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滅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

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

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胡月而國莫之也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言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

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
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據
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
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
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

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
無如膺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收門之
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爲
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

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
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佚之路
興矣

劉向說苑卷第七

劉向說苑卷第八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
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
明王之施德而天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
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
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
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
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鈞
屠與仇讎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

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
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
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
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
人桀用千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
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
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
禹猶亦一作亦猶困而又况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
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

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
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
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
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叔孫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
陳從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
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萊
季子并冀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
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弒於臣者不先得賢也
至簡公用子產裨謀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
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

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
文公爲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
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
之諫敗死於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
已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按往世
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
慎也國家昏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
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
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
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或作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

也公子買不可使成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
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
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子存之
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
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
柰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
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
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
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
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

言苑卷八
三
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况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躡脚於宋而卒相中山范睢折脅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于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緜緜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而風疑作之風感而動乎心

甯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嗟孔子為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聖賢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

言文卷八
一四
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
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
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
發覩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
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
霸而厲公以見弒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
而湣王以弒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
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
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

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充故也桓公得管
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
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
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
陵任唐睢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
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
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
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
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
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墮舊冢而吳人服以

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已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鈞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遠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其厚也况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

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
和其令不偷親舉五殺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
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
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
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
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
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
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哉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

任佐急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
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
至仲尼修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
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
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
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
破琴絕絃終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爲鼓琴者非獨
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
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

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僕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於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拙者毋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拙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為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

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恠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

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於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嘆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

鬯曰古者驩駟騏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膺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鷺有餘粟紈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掖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鮪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鮪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閒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曰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

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遇之下
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
諤太子不悅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
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
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
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
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
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吾子
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

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
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
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
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
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
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
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
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而忍其臣者
耶文侯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

言苑卷八
為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為謀辯士不為言仁士
不為行勇士不為死文侯援綏下車辭大夫曰寡人
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贖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克讓許由以天
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
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
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為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
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為庶人將軍知之乎
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
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

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
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贖曰今日諸
君皆為贖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
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堂而
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
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
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郟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
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

言交卷一
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

言苑卷八
主
鄴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趙簡主聞之絕食而嘆蹠而行左右進諫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

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爲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
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笑不應
王艱然作色不說曰先生以寡人語爲戲乎對曰臣
非敢以大王語爲戲也臣笑臣鄰之祠田也以一奩
飯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堞者宜禾沲邪者百車傳
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
王乃立淳于髡爲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
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
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
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柰何對曰易知耳
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
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
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眇子將楚發四封之內
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
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
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眇子將楚
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
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向正領
齊祛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

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
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
分別而相去也眇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
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
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
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
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
嚼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黶曰安用之簡

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爲無良臣故
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
朝夕誦善拜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
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
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爲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
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未能乃非良
也簡子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
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
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去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

言苑卷八
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荆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公猶有憂色日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因獸猶闖况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劉向說苑第八

劉向說苑卷第九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是故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

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
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
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
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
言先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
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
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
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
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
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
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
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
伏楊姬右擁越姬左欄柅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
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
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
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列鐘鼓之懸明
日授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
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
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
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
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
一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
左臂而誦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
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
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杜梁衣繡士民無褶三也侏
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飢色而馬有粟秩五
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
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
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
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
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
子先土也持子以為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
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
以為梗遇天大雨水潦并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
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

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
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
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
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
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
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
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
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群臣欲諫而莫敢莊
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
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誦強國
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
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
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
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
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寔
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
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始皇乃取毐四支

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萇陽

官

一本作
械陽

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蒞

藜其脊肉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
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
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
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
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
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
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
盡負其木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

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烹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
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
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
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
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
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
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
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耶皇帝
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
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萇陽宮有不孝之

言方卷之六
一五
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
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
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
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爵之上
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荇陽宮
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
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
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
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
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
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
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予同耕則比力也
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
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耶諸御已曰君有義之
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
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釁咎
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
聞昔者虞不用宮之竒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
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

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菜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菜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剗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為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誦於一劔非武也姪娣不離懷柩非文也凡為不善遍

於物而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高其聽甚
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
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
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
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
遊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為絕我
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
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
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

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
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
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
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
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能止聽公子獨
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
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陔為陵於荆臺未嘗
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
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
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

也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籬之贈以畋於雲夢三月不
反得舟舟一作冊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
以臣為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箇籬之贈畋於雲澤
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
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
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
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
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
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

保申曰臣聞之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
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
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箇籬
之贈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一令荆國廣大至
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
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
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為法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
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
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

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今復欲爲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

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裔敖

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則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言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則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則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問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問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

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問
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
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
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
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
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却闔廬
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
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
三年伐越敗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兵五千人一作

棲於會稽山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
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
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
越平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
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
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腹心之
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謬乎吳
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與鄒魯之君會以
歸益踈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
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

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僞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爲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懷強諫沮毀用事徼倖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爲亂王顧反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而殺長者

乃告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噐而抉吾
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
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
憐之乃爲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襲
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王將
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
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
刎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
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
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
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
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
也

魯襄公如荆至淮聞荆康王卒公欲返叔仲昭伯曰
君之來也爲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爲還大
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爲國家之利也故
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也畏其威也夫義人
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
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芊姓是嗣王太子又長

言苑卷九
一
矣執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讐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從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為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

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

重卯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
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
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
爲欲湯之冷令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
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
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
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
中耳比於臣未知擗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
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

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
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引
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
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
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爲非棄義背理不知
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
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
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
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

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

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䟽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劉向說苑卷第九

劉向說苑卷第十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

言方之一
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
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
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獻智而守以愚者益博
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
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
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
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
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
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
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

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
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
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
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
語諸弟子者乎常縱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縱曰
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
謂其不忘故耶常縱曰嘻是已常縱曰過喬木而趨
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縱曰
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

齒存乎老子曰亡常縱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
存也豈非以其治之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
常縱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
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
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
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
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
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
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爲平子曰柔

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
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
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
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
貸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
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
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

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叛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
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
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
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
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
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
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四
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為狄
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誼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
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於商丘故曰衰

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群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舟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問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參偶則軾五偶則下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

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

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

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
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
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
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
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
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
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
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
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
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
不溢者也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
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
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
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
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
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
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

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爲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耻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隣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

喪也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兵要之殺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靡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子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沉酣于酒

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
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
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
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
多言多敗無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
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
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柰何涓
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
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
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
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
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
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
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
蚤魯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

言文卷一
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
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
且拔矣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
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
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
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
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
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
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

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
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
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
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
天盖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躋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
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
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

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脩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王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汗辱難湔洒敗事不可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爲君子名聲長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游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踈不亦遠乎不脩中而脩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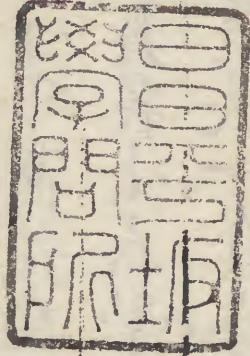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曰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

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
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
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
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
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
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
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柰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
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
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机

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
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
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
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螾繳尚得
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
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爲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
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
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
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

首曰君子哉

劉向說苑卷第十



文政戊寅

